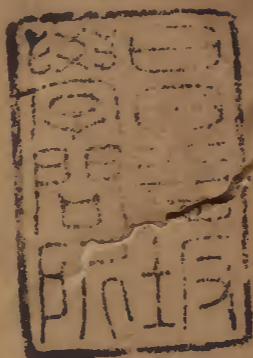


虞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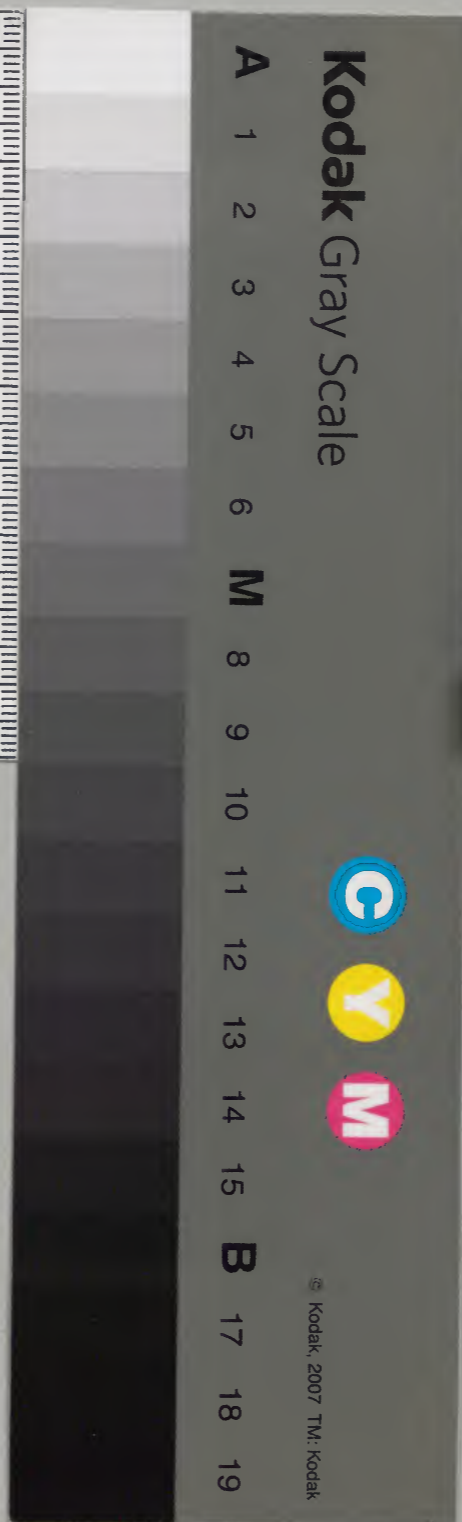
三四



				漢書門
		三	二	
		一	四	
四	八	一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		三	漢
〇		三	
九		〇	書
函			
八	四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0
冊數	4	( 2 )
函號	309	117



虞初志卷三

韋安道傳

淺草文庫

唐張泌撰

明黃正位校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持大仗。衣畫袴。袂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

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循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入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

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禕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門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

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卽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璧寶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儼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觀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供帳女吏列於後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

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卽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

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王金璫羅紈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闖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

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貞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旣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其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

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乙術制錄天地諸神  
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貞曰君可今  
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  
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  
制之貞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  
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  
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  
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挈擢噴毒聲如  
羣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  
撲有啣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  
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鉉角  
呼奔而至旣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旣  
而質明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  
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法也但可掃制狐  
魅耳今旣無效請更索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  
八極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  
其數無關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詔  
八極之神其數無關崇儼曰神祇所爲魅哉則

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  
索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  
見新婦新婦方肅容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  
物所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眦鼻口流血於  
地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貞曰此九  
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  
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  
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  
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貞卽命安道  
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  
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由是禍及幸新婦  
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  
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  
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卽日  
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  
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貞悅而聽之  
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  
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



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  
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  
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  
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  
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  
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  
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  
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  
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  
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  
數當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  
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  
壽某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官至三品  
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  
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  
品無使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  
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  
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

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勝并遺以金玉珠璣盈載而去安道旣至東都人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旣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具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